



擦亮了眼睛



新文藝出版社

目次

擦亮了的眼睛.....一

一心向黨.....一九

「活信能手」.....二九

工地上的白衣姑娘.....四二

鍛鍊.....五二

鉛皮鼻頭.....六二

我們的楊廠長.....七〇

她上了圈套.....八六

父母的愛和恨.....九八

「未婚妻」.....一〇七

我們是活生生的見證人.....一二七

後記.....一三八

擦亮了的眼睛

俗話說：「見蛇不打三分罪」。徐常運這小伙子不光是見「蛇」就打，還發動大家去找「蛇」打。六年來這小伙子緊緊依靠羣衆，檢舉了一百五十餘件反革命案件，使他在尖銳的肅反鬥爭中，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機警的獵手，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，光榮地加入了青年團。現在，他白天做工，工餘時間就做里弄工作，担任大川路南段里弄治安保衛主任。

不過從一個不懂事的青年鍛鍊成一個機警的獵手，這並不是一帆風順的。一九五〇年，這小伙子才二十歲，剛剛開始担任里弄工作。他白天到船廠去做油漆船隻的工人，晚上就回家搞里弄工作，因為工作挺積極，後來被選上了居民小組長。但那時，他的能力還很薄弱，懂得的革命道理也很有限。有一天，他吃過晚飯，端了一張小凳子坐在門口和鄰居們聊天，一位大嫂鄭重其事地問道：「小組長，聽說人民政府要鎮壓反革命，這反革命是什麼呀？」這位大嫂，別的字都說得很輕，偏把「小組長」三個字喊得又脆又響。

「反革命？」徐常運被她一問就楞住了，眼珠骨碌碌地轉了半天，還是開不出口。他紅

紅臉，硬着頭皮說：「我替你問問去，明天一定告訴你。」

這小伙子說一不二，做了居民小組長更不含糊，第二天忙去問別人。有的就說：「反革命嘛，就是壞人，人民政府捉壞人就叫鎮壓反革命。」這個說法並不完全，可是一提起壞人，徐常運心裏就明白了，壞人就是在解放以前壓迫他、剝削他的人嘛。於是他就想起了從前的許多辛酸事。

他記得，從五歲起，他就跟着爸爸拾垃圾。每天早上四點鐘，天上一片墨黑，正當他偎着媽媽，在破草棚裏睡得又香又甜時，爸爸就揪着他的耳朵，硬把他拉醒過來，替他搯上和身體大得不相稱的垃圾簍。他跟在爸爸後面，一路走，一路搖頭晃腦地打瞌睡。找到了垃圾堆，父子倆便蹲下身子，借着暗淡的路燈光，拚命瞪大眼睛，從霉臭的垃圾中找出一些破布碎紙。好不容易湊成斤數，賣給收破爛的，換幾個錢，買些六穀粉、豆渣，添上野菜，煮一鍋稀湯，一家人喝上幾口，半飢半飽的過日子。

就是這樣的日子，也往往過不成，只要有一張紅帖子飛進他們住的小草棚，就會引來他爸的嘆息，他媽的哭泣和低聲咒罵：「這批殺千刀的，不是兒子過生日，就是老子做陰壽」，常來發帖子。有了他們的大魚大肉，沒了我們的野菜煮粥，這日子怎麼過呀！他媽越哭越響，話也由低聲到高聲了。他爸是樹上掉下一片葉子也怕打破頭的人，慌慌張張攔住他媽，

要她講得輕一些。他苦着臉說：「站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孩子他娘，你也知道，他們是進出官府，有靠山的大好佬嘛！」

一張帖子應付過去了，爸爸就要捐上一屁股的債，好幾天，這個小草棚不見冒炊烟，直餓得徐常運口吐黃水。他從懂事的第一天起，就知道有這麼一撮壞人，是專門騎在窮人頭上作威作福的。十六歲起，他做了造船廠裏的油漆工人，又受到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把頭的殘酷剝削。這過去短短的年月裏，他已經嘗盡被壓迫和被奴役的痛苦了。

因此人民政府要捉壞人，他想也用不着想，便可以說出一大串壞人的姓名。可是人民政府究竟捉哪一種壞人呢？他把這些壞人都比了一比，覺得「大川路一霸」，外號叫「小金剛」的王元奎最不是個東西。這傢伙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包打聽穿一條連襠褲，什麼壞事他都幹。徐常運的老丈人，便是被這傢伙害死的。他老丈人是個販賣柴爿的小販。王元奎要從核桃壳裏擠出油來，硬敲他老丈人的竹槓。沒敲成，便叫了包打聽來，說他老丈人的柴爿是偷來的，要抓去「見官」。他老丈人上了年紀，經不起這一嚇，就嚇出了神經病，一天到晚瘋瘋癲癲，不久就死了。

這樣的壞傢伙，人民政府還能不捉麼？徐常運氣鼓鼓地到公安局派出所去報告。公安局的同志鼓勵他一番，要他繼續收集材料；他高高興興地答應了。

那時還是解放不久，惡霸「小金剛」王元奎的爪牙多，威風還沒倒，耳朵又長；加上徐常運又不懂得怎樣秘密地去搜集材料，一不留神就把話滑了出去，却給「小金剛」知道了。這天，「小金剛」王元奎喝得醉醺醺，一搖一擺地撞進了徐常運的草棚。他一臉橫肉，充滿血絲的眼珠朝徐常運瞪了幾眼，似笑非笑地說：

「『人民代表』，你忙呀！」

「不忙，不忙，」徐常運趕緊站了起來，不免有些吃驚。心想：我不過是個居民小組長，他怎麼喊我「人民代表」，這算啥意思？他還沒想完，馬上被這傢伙的話打斷了。

「忙不忙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；不過，哼，你自己心裏要明白，你不要忙過了頭！」這惡霸的言語冷冰冰，說到末一句，每一個字都像斬釘截鐵。他說完了話，就冷笑兩聲，掉過頭走了。

徐常運慌了。這惡霸，什麼殺人放火的事都幹得出的，會不會吃眼前虧呢？他老是提心吊胆的想着。這天晚上，他一覺醒來，突然聽到門外有瑟瑟的聲音，他有些奇怪。心想：難道居然會有瞎了眼的小偷，偷到我這草棚裏來麼？轉念之間，他想到惡霸王元奎講過的話上去了。這傢伙會不會派人來放火燒我的房子？「呸，我去拚掉他，他不要我活，我也要他不得好死！」他怒冲冲地打開門，衝了出去。只見有一個黑影，箭似地從他眼前閃了過去，溜得

無影無踪。徐常運心裏恨恨地想：狗東西，你有胆子就不要跑。壞分子跑掉了，他也回到草棚睡覺了，可是不知什麼道理，躺在床上，却越想越害怕了。這一夜，他胡思亂想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趕緊去找公安工作同志，把這些情況談了一談，然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怎麼辦？這惡霸不好惹呀！」

公安工作同志已經明白他的心情了。一個從未經過大風大浪的小伙子，第一次遇上風浪，是免不了驚慌的，現在他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勵。公安工作同志直率而又和善地說：

「你害怕了麼？不用怕，現在是我們人民當家，印把子、槍桿子全都抓在我們人民手裏，你大胆放心搜集材料；有我們公安人員保護你，誰都不敢碰你一根頭髮的！」

公安工作同志拍拍他的肩，又說：「你不是從十六歲起就做工了麼？解放前，你和工人弟兄們不是吃足反革命分子的苦頭麼？我也不來對你講保衛祖國的道理，光想想這些苦頭，你也該爲弟兄們報仇，還怕啥？」

「真的，我的苦頭難道還吃得少麼？我還怕他們什麼！」他發現公安工作同志正親切地注視着他，一剎那間，只覺得自己臉上熱辣辣的，連頭也抬不起來。如果自己被反革命分子嚇倒了，不光對不起黨和工人弟兄，就連自己也對不起呀！

「好，我去，」他勇氣勃勃，拍拍胸說：「爲了大家，豁出性命我也幹！」他吃一次虧，學

一次乖，再去搜集材料時就機靈得多了。最後，到底發現這個惡霸不僅敲詐勒索，強姦婦女，欺壓人民；在解放後，還居然藏匿和販賣了四支槍！公安司法機關調查、核實了這些材料，依法嚴懲了這個反革命分子。

小伙子經過這番鍛鍊，道理懂得多了，對敵鬥爭的本事也學到一些了，而且也確實檢舉了不少反革命分子，可是日子一久，他覺得自己沒事可幹了。

「我所知道的壞人、反革命分子全都檢舉出來啦，以後做些什麼事呢？」徐常運跟公安工作同志談話時，便提出了自己近來的煩惱。

公安工作同志笑了，說：

「你們這個居民區，一共有二千多戶人家，大多是棚戶，其中混雜了一批解放前潛伏下來的和從蘇北逃亡來的反革命分子，當地政府已有不少公文來緝捕這些反革命分子，你還怕沒工作做麼？你的任務重得很哪！」

「這些人，我連面也沒見過，就是見了面也不相識，怎麼做工作呀？」徐常運嘆了起來。「怎麼做？走羣衆路線呀，同志，你不要急。」公安工作同志連忙安慰他，又詳細講解了一番走羣衆路線的道理和方法。

這小伙子聽到後來笑了起來，心想：走羣衆路線是自己口頭常常說的，爲什麼就沒有把

工作聯系起來呢？從此，他覺得自己似乎有些路道了。

每天，他放工回家，總要到居民們的家裏去坐坐談談，大家都喜歡到他家裏來走走。有的婆媳糾紛要等他調解，有的大小家事要找他商量，有的就愛把自己見到聽到的消息告訴他，他也從不怕煩，什麼事都肯幫忙，什麼大小消息都有耐性聽。

一天晚上，有位居民急匆匆跑到他家，扯着他說：「主任哪，不得了，程大又和金家鬧翻了天。這傢伙逼着金家搬走，還說要是不搬，他就放火燒房子，這哪是我們老百姓說的話？主任，你快去勸勸吧，不然要鬧得天大禍啦！」

徐常運不敢怠慢，忙趕了去，一面走，一面心裏想：是呀，一個普通老百姓，怎麼會開口就要放火燒人家屋子呢？這草棚子分明是程大和金家合搭的，他憑什麼逼金家搬場？這人太霸道了！

他走到金家附近，就聽到金家嫂子正在大罵程大：「你敢兇？……哼，現在解放啦，我只要說一句話，你就要殺頭，你還擺什麼威風！」

徐常運一聽這話，就站住了腳。說也奇怪，這女人的這句話真有效力，本來還大嚷大喊的程大，突然像洩了氣的輪胎，軟下去了。

「一句什麼話呀？」徐常運覺得金家嫂子話中有話，他隱隱約約感到：程大一定是做過

什麼大壞事，被她知道了，看程大，這副煞神樣子，說不定解放前是個土匪！

他打算去找金家的嫂子談談，可是話從哪裏談起呢？兩家人雖然吵過架，究竟是同鄉，又曾經要好得合搭這草棚，找她談話當真不容易；不過他想：打鐵要趁熱呀！

第二天他放工回來早，見程大還沒回家，便上金家去，金家嫂子忙着做飯，小孩子扯着她的衣襟胡纏，他抱過孩子，就坐在灶下相幫燒火，一面和她談了起來。

「嫂子，程大是個工人，個性強，」他用解勸的口氣說了這兩句，就停了下來，偷眼看看她的神色。只見她蹙着眉，却不說話。他滿想她會怒冲冲罵了出來：「呸，他算什麼工人？他是土匪！」誰知她嗯嗯幾聲，什麼話也不透露。他微微感到有些失望，但又接下去說：「嫂子，他再敢欺侮你，你告訴我好了，讓我來好好說服他，我不相信世上有教育不好的人！」他想：她只要說：「哼，這麼一個大壞蛋，你還教育得好他！」如果她這樣一說，我就好追問了。他再看她時，只見她眉蹙得更緊了，她仍舊什麼也不說，却應着道：「是呀，他再敢欺侮我，我一定向你彙報。」剛說到這裏，大孩子哭哭啼啼進來告訴娘，說是別人打了他，金家嫂子不知哪來的火氣，提過孩子就劈劈拍拍打屁股，嘴裏一連串罵了起來。

徐常運很沒趣，一肚皮不高興。好不容易耐着性子，把想問的話嚥進肚裏，搭訕着回到家來。

「我和她談的話有什麼缺點麼？」他細細檢查了一下，好像沒有什麼缺點。不過再想一想，又覺得自己沒有好好提高她的覺悟。真的，她丈夫是個卡車工人，她是工人家屬，在舊社會她們一家也吃過不少反革命分子的苦頭！這麼一想，他心裏寬鬆得多了。

過了幾天，他去找金家嫂子談衛生工作了，這位嫂子還是位里弄的衛生員哩！談呀談，就轉到解放前解放後的對比上來了。徐常運才提了一句，金家嫂子就眉開眼笑地應上來了：

「是呀，從前我們夫妻一天做到兩頭黑，連自己的嘴巴也餬不過，孩子餓得像癆三；現在，光是孩子他爸一人做工，一個月有七十多元工錢，孩子們吃白米飯，穿花衣裳，要不是共產黨、毛主席當家，這好日子從哪裏來？」

徐常運聽了滿心高興，忙說：「不光日子好過，連壞人也不敢欺侮我們了。」

「那還用說？」金家嫂子接上腔說。「從前，天一黑，年青女人就不好出門。」

「爲啥？」他故意挑了一句。

「怕壞人嘛！」金家嫂子答道。

「現在，人民政府要嚴辦這些壞人，你知道誰是壞人麼？」他很隨便地問着，心裏却跳得很厲害。

沉默了一會，金家嫂子往程大的爐灶望望不做聲。徐常運趕緊再問：「是不是現在還有

壞人欺侮你？」

她有些不自在，雲雲眼睛突然笑了笑說：「沒有呀，從前我沒受過人欺，現在解放了，更沒人敢欺了。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徐常運感到她又要把門關上了，馬上補了一句：「以後若是有人欺侮你，你跟我講好了，有人民政府撐腰，你不用怕！」

「好，好，」她連聲答應說。「只要有這樣的事，我一定找你談。」她又把話結束了。

這一次又沒談出什麼。不過徐常運却很有信心，他想：鐵杵也要磨成鏤花針，我只要工夫深，遲早她總會談出來的。以後他又去找她，前後談了二十幾次。程大這傢伙，本來老逼着金家搬場，知道治保主任常來，感到事情不妙，便老鼠似地偷偷把家搬走了。這一來，徐常運更加懷疑了。

這天，他又上金家去走走，只見這小草棚裏收拾得整整齊齊，便稱讚道：「嫂子你真會收拾，程大在時，這個小草棚隔成兩間，又擠又髒，哪像人住的地方，現在却清清爽爽了。嫂子，你到底是在里弄的衛生員，做事有板有眼！」

金家嫂子笑了笑說：「地方大了，東西擺得開，如今獨門獨戶，再不受人的閑氣，也有心思去收拾了。」

徐常運發現她有說有笑，話也多了，就漫不經心地說：「程大這趟倒變好了，他不趕你們，反而自己先搬。」

「呸，他會變好，除非狗不吃屎。」她怒冲冲地說。

「他怎麼啦？」徐常運趁勢問。

「他呀，讓出這半間草棚，敲了我家一百多塊錢竹槓！」她頓了一頓又說。「徐主任，你不要替我去跟他計較，這人不好惹，我譬如看病吃藥，用掉了這筆錢，算了。」

「這傢伙，十足的壞坯子！」徐常運聽了恨恨說道。他也當真生氣了。

「怎麼不是壞坯子？」金家嫂子接應着大聲說：「東洋人時，他當過皇協軍……」才說了這一句，她突然停了下來，眼睛不住向四下打量，生怕有人聽了去。

「什麼？」徐常運瞪大眼，緊緊瞧着她。

「嗯，」她臉孔發了一陣白，不肯說下去。

徐常運心想：不能放過這個時機！忙說道：「嫂子，你不要把我當外人，你不是說過：只要你說一句話，他就要殺頭麼？你說呀！」

她楞了一楞，強笑道：「那是氣話，徐主任，你真細心！」她想了一會又說：「現在他家搬走，話也好說了。老實對你說，程大這人，我別的不知道，只曉得他當過幾天皇協軍。徐主

任，這話你千萬不能對別人講，要是被他曉得，事情就不得了。你也知道這人兇哪！」她輕聲地說着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露出恐怖的神色。

「你放心，我好歹是個里弄幹部，怎麼會對別人亂說？」徐常運安慰她一番，又問：「你再想想看，程大當皇協軍時做過些什麼壞事？」

「我們婦道人家不管閑事，不知道呀，」她剛說出口却又把話轉了過來說：「哦，徐主任，我再想一想，問問別人，知道了再告訴你。不過，你千萬不能對別人提起呀。啊，孩子他爸就要回家，我晚飯還沒燒哩！」她拉起圍裙不住地擦手。

徐常運聽了忙告辭出來，肚裏暗暗高興。心想：二十多次的談話到底沒有白費！他一面走一面考慮下次怎樣去找她談話了。

一九五四年的一天晚上，他開完會回家，已十一點鐘光景了，里弄裏一片靜寂，家家都已關燈睡覺了，他跨着大步，要趕回去睡覺。走到這家姓金的門口，却發現燈光還亮着，屋子裏有三個人坐着高聲談話。徐常運認得一位是金家嫂子，還有兩位就不認得了，看樣子像是蘇北來的農民。

徐常運站住腳，向金家嫂子打個招呼，笑嘻嘻問道：「還沒睡麼？」

「是啊，」她站了起來，喊聲「徐主任」，招呼他進去坐坐，說：「剛從鄉下來了兩位客

人，談得晚了。」

「鄉下好麼？收成怎麼樣？」徐常運坐了下來問道。他父母都是蘇北人，自己也說得一口很好的蘇北話。他一面問，一面細心地打量這兩位鄉下來的客人，一位是中年漢子，臉被太陽晒得黑裏透紫，一雙手又粗又壯，一看就知道是個種莊稼的好手；還有一位是頭髮花白的老大爺，臉像烤麵包似地又黃又皺，一雙乾枯的眼珠深深的陷了進去，露出灰白色，他也不管有火沒火，老把一支旱烟管啣在嘴裏。

這兩位鄉下來的客人，誰也沒有回答徐常運的問話。沉默了一會，那老大爺像對離生氣似的，把旱烟管在凳腳上托托地猛敲一陣，氣勢洶洶對徐常運問道：「你是幹部麼？」

「是呀，我是里弄幹部。」徐常運應聲回答。心想：這位老大爺脾氣倒古怪。

「你是不放心我們，好。」老頭子顫巍巍站了起來，右手伸到自己胸口的衣襟裏，摸了好一陣，才摸出一個紙包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中央。徐常運有些好奇，細細瞧着他的舉動。只見他一層又一層地打開這紙包，最後終於拿出一張紙，雙手捧到徐常運面前說：「你看，這是我們鄉長親筆替我開的通行證，這是鄉長親手蓋的大紅印，你看清楚了吧？」他說着把那張通行證直往徐常運臉上湊來。

徐常運被他弄得窘住了，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老大爺却長嘆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說：「我們兩人是道道地地的莊稼漢，你却來查三四，真正的壞人你們倒放着不抓！」

徐常運聽他這話說得奇怪，不禁笑了。可是立刻覺得這位老大爺話中有話，忙說：「人民政府辦事公道，哪有不抓壞人的！你倒說說看有哪個壞人沒抓？」

「哼，何止一個？光我知道的就有兩個！」老大爺比比兩個手指，他說上了勁，嘖嘖咕咕一連串地說下去：「我們鄉下老百姓，請求縣政府抓這兩個人來嚴辦，請求了好多次，縣政府都交不出人。如今這兩人在上海，日子都混得不錯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人民政府不辦他們，太沒天理！」老大爺越說越生氣，把旱烟管敲得震屋地響。

徐常運聽得發急了，問道：「他們在上海做啥生意？做過些什麼壞事呀？」

「喏，一個程大，不是剛從這屋子裏搬走的麼？他混進了黃浦江邊碼頭上，當上了碼頭工人，還有一個傢伙在賣大饅頭，全是逍遙自在的。你知道他們從前幹些什麼壞事？喏，」老大爺放鞭炮似地又講了一大串。這時，金家嫂子也插上來說：老大爺比我知道得多，徐主任，你有話儘管問他吧！徐常運聽完了老大爺的話，暗暗吃驚。原來這兩個傢伙全是罪大惡極，有血債的革命分子。程大當過日僞軍的小頭目，參加過對蘇北老解放區人民的「掃蕩」，還曾打死過一個懷孕的婦女；另一個反革命分子當過日寇、蔣匪的特務情報員，專門刺

探我蘇北新四軍的情報，率領日偽匪軍「清剿」我新四軍，並且親手殺害過農民。

徐常運聽了，心想，程大新搬家，派出所查得到戶口，是跑不了的，可是另一個傢伙呢？他打斷了老大爺的牢騷，問道：「你認得另一個傢伙麼？」

「認得，哪怕燒成灰我也認得！」

「好，老大爺，你放心，人民政府一定會把這兩個傢伙抓住嚴辦的。」他說着，招呼也不打，氣呼呼地往門外走。這時他睡意也沒有了，心裏只想：事情要辦得快，把這兩個反革命分子抓起來再睡覺也不遲！

他飛也似地往派出所奔去。派出所裏靜悄悄的，值班的人民警察迎接了這位常來的熟人，就去報告所長。徐常運在接待室一看電鐘，已經十二時過了，他怪自己太冒失，忘了時間，已經半夜不該吵醒所長。可是值班的同志已去傳達了，他只好硬着頭皮等着。

所長披起衣服，大步起來，親熱地招呼道：「小徐同志，有什麼重要事情？」

「所長同志，有個重要情況……」徐常運一見所長當真起來接見，喜得雙眼發亮，氣呼呼地報告了這件事。他心裏一急，把三句話併成兩句說，却又再花兩句話去解釋，反而更囁嚅了。

所長却耐性地聽着，而且很快就被他的話吸引住了。等他說完，所長緊緊握住他的手